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文库

泰族起源与南诏国研究文集

陈吕范 主编

上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文库

泰族起源与南诏国研究文集

陈吕范 主编



上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泰族起源与南诏国研究文集/陈吕范主编.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4.12

ISBN 7—5068—1275—4

I. 泰... II. 陈... III. ①民族起源—研究—泰国—文集
②南诏—研究—文集 IV. ①K336.8—53②K28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5923 号

责任编辑 / 海 心

责任校对 / 薛苏陵 赵进军

责任印制 / 刘颖丽 武雅彬

封面设计 / 罗 辉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 (010) 51259192 (总编室) (010) 51259186 (发行部)

电子邮箱 /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海淀万兴印刷厂

开 本 /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 44.625

字 数 / 1182 千字

版 次 /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0001 ~ 1200 册

定 价 / 1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泰族起源与南诏国研究文集》

编纂委员会

主 编：陈吕范

编 委：汤家麟 贺圣达 郑晓云

梁树棠 申 旭 胡华生

杨德聪 张锡禄 马腾飞

总 目 录

上 册

中泰关系若干问题研究课题小结（代序）

几点说明

关于泰族起源问题

所谓“泰族七次南迁说”剖析

“昆明”考辨

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

素可泰访古

——再论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

东南亚泰佬族系民族源流初探

论傣、泰、掸民族的源流

从素可泰碑使用干支看泰族族源

老挝泰老族系民族探源

从南平僚（渝州蛮）探索僚人与壮傣老泰诸族的族属渊源关系

从越人不是一个民族谈傣泰民族的起源问题

傣泰民族先民从云南向东南亚的迁徙与傣泰文化圈的形成

南诏是泰族建立的国家吗？

傣族起源与南诏国研究文集（上）

南诏不是傣族建立的国家

南诏大理国重要文物浅析

“大理”这一名称的由来和大理城的修建

“宋挥玉斧”与大理国

傣人建立南诏国说质疑

从语言学角度论南诏不是傣族建立的国家

哀牢与南诏族属问题研究

从白族家谱看南诏大理国洱海地区的白蛮大姓

——兼驳“南诏是傣族建立的国家论”

南诏国王蒙氏与白族古代姓名制度研究

论南诏非傣族所建

南诏境内的民族及其族属研究

乌蛮白蛮和金齿茫蛮习俗的对比研究

南诏大理的宗教与佛教艺术

南诏古城遗址

论南诏的建筑文化

——兼与傣族的建筑风格比较

“南诏傣族王国说”的由来与破产

中 册

中泰关系史简述

中泰关系史上的一个疑案

——关于素可泰国王坤兰甘亨是否访问过中国的问题

诸葛亮“南征”是汉族打傣族吗？

掸傣古国考

暹掸诸国佛教及其在掸傣居民中的传播

“掸国”不是傣掸民族建立的国家

——关于“掸国”问题的再考察

泰—傣古文化的华夏影响及其意义

再论泰—傣古文化的华夏影响及其意义

云南西双版纳傣族与泰国泰族的封建等级制度

泰国的萨迪纳制和中国云南傣族地区的田官等级

我国从前称泰国为暹罗的由来

暹国新探

中国古籍有关泰国阿瑜陀耶王朝的记载

驻泰国大使柴泽民来我所座谈

“关于泰国古代史和中泰关系若干问题”的编写提纲

关于与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联合研究“泰族起源问题”
的意见

泰国总理府非常重视我邀请泰历史学家来云南访问考察

泰国总理府“中文文献有关泰国史料研究委员会”

学术代表团访滇活动简况

泰国学术代表团访滇活动综合报告

泰国学术代表团团长迪·阿玛达耶军等人谈访滇观感

泰国访滇代表团成员在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

泰国学者迪·阿玛达耶军、林长茂和盖西的几封来信

清迈著名人士盖西·宁曼赫民来信摘要

陈吕范所长给泰国学术代表团团长的回信

访泰札记

“泰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两位中国学者

曼谷报刊对林耀华、陈吕范访泰的一些报道

泰国林长茂律师的来信（1984年10月17日）

睦邻亲戚挚友 中泰情谊久长

数千里路不辞苦 上千年史细探索

——记泰王姐在云南的学术访问活动

泰王姐“走亲戚”

泰报报道泰王姐认为我傣族与泰国泰族古有往来

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学术代表团访泰纪要

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学术考察小组访泰纪要

泰学研究和第四届泰学研究国际会议简介

云南泰学研究概略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查普曼教授来信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泰学研究所所长屏西教授来信

推动泰学研究 增进友谊交流

——访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所长陈吕范

第四届泰学研究国际会议将在昆明举行

第四届泰学研究国际会议在昆开幕

第四届泰学研究国际会议组委会名誉主席、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刀国栋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泰王国王姐干拉雅妮·瓦塔娜公主殿下在会议上致的开幕词

云南省省长和志强在会议开幕式上的贺词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教授特顿博士在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泰学研究所所长巴空博士在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郭正秉在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第四届泰学研究国际会议组委会主席陈吕范研究员在会议

闭幕式上的讲话

第四届泰学研究国际会议圆满结束

中外学者谈第四届泰学研究国际会议

第四届泰学研究国际会议情况报告

国际泰学研究史上的一次空前盛会

——第四届泰学研究国际会议纪实

泰国驻华大使德·汶纳访问东南亚研究所

泰国驻华大使致我所所长的信

陈吕范写给和志强的信

泰前总理克立·巴莫亲王话说曾祖母

素帕德滴亲王谈泰国历史与文化

南诏国问题

——陈吕范教授在泰国法政大学演讲侧记

我和泰国研究学会

——为曼谷泰国研究学会成立十周年而作

著名历史学家陈吕范教授纠正传统欧美学者谬误

——泰族起源有新的考证 中国教授获重大发现

《泰族起源问题研究》文集的序

揭开泰族起源之谜

——评介《泰族起源问题研究》

《泰族起源问题研究》和《第四届泰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评介

泰国王国驻昆明总领事馆的来信

梁文英写给陈吕范的信

评《探索泰族的历史》

——引起泰国文化界注意的一本历史论文集

了解国际泰学研究 推进中国泰学研究

——参加第五届泰学研究国际会议的观感

中泰建交以来中泰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附 录

中外学术交流简讯

加强和外国学者的学术交流

——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去年接待四位外国学者

清迈大学鲁加耶来昆进行学术交流

我省举行庆祝中泰建交十周年报告会

泰国学者在云南进行学术考察

泰国文化代表团到东南亚研究所参观访问

泰国法政大学教师访华团到滇参观

泰国政府文化代表团访问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学者代表团来访

鲁加耶教授介绍当前泰国的历史学研究概况

云南省学者代表团赴泰出席“兰那与西双版纳文化

——其继承与演变学术讨论会”

第三届泰学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堪培拉召开

刀国栋率云南省政府代表团访泰

中泰合作研究项目课题组到大理考察

泰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与东南亚研究所研究人员座谈

澳大利亚人类学家保罗·科恩博士访问东南亚研究所

老挝社科委主席一行访问东南亚研究所

泰国清迈大学校长访问东南亚研究所

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学术代表团应邀访泰

泰国法政大学代表团访问东南亚研究所

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研究人员赴泰国出席报告会

下 册

评《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

再评《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

中泰文化交流的特点和问题（第八部分）

附：1980年泰国总理江萨有关泰族起源的谈话

泰《星暹日报》报道炳总理同意成立机构研究与泰有关的中国史
泰族南下了吗？

——来自中国的新论据

从泰族史说起

泰族的迁移

泰族的七次南迁

泰人不是从何处迁徙来的

泰族的发源地：知识的宝库

泰人起源问题的再思考

泰族历史大事记

苏联《世界通史》等书谈泰族的迁徙

泰族史简述

实地考察南诏的历史

南诏是我们泰族的国家吗？

南诏的“诏”是什么意思

关于南诏和泰族发源地的新观点

孟获不是泰人

诸葛亮（孔明）不姓“诸葛”

八百媳妇国疆域考

泰族起源与南诏国研究文集（上）

八百媳妇请属元廷考

西双版纳访问记

克立·巴莫《西双版纳访问记》的补充

到勐些，游农些

盖西·宁曼赫民对南诏、大理的看法

素集·翁贴谈访滇观感

泰族起源问题研究的新篇章（代后记）

中泰关系若干问题研究课题小结

(代序)

陈吕范

1975年7月，刚任泰国总理的克立·巴莫亲王率团访华，在北京同周总理签订中泰建交协议以后，由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韩念龙陪同来到昆明。这位刚刚完成与我国建交的泰国总理认为，来到云南就是“回到了老家”。他说：“我们泰国的首都原来在大理，后来迁到了昆明。”随同克立·巴莫来访的泰国内政部副部长差洛·巴那布滴回国后，在曼谷《操军》杂志发表观感，说什么云南“曾经是泰国的领土”。

记得克立亲王一行离昆不久，一天晚上七时左右，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兴同志亲自打电话到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接电话的是我和邹启宇同志，周兴同志谈了这次泰国总理来昆的有关情况，要我们研究克立·巴莫在昆明提出的涉及中泰关系的若干问题，他说这也是外交部的意见。又说七时半省委常委会将专门开会讨论此事并作出决定，会后梁文英同志将会向你们传达、布置。

文英同志当时任省委常委兼省委宣传部长、省革委会副主

任。他先后在宣传部亲自主持召开两次会议，参加的有副部长马文东、张更生，云大党委书记兼校长胡泮生、历史所所长兼云大副校长侯方岳，《思想战线》主编马曜以及陈吕范、邹启宇与有关部门同志等。会议决定成立中泰关系若干问题研究小组，根据马曜教授的意见，文英同志当即指定陈吕范任该组组长，邹启宇任副组长。这个研究小组以后又增加主要成员宁超，泰文翻译谢远章、简佑嘉、王文达。

泰国总理提出的问题，既涉及泰族起源，也涉及唐宋时期先后在云南建立的南诏、大理国的族属问题。百余年来，泰族起源与南诏国的族属问题，一直是世界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重要课题。西方学者认为，泰族起源于我国的川北陕南或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然后逐步分布于黄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而汉族却从西亚巴比伦入侵中国本土，迫使泰族一次又一次南迁，从黄河流域迁到长江流域，然后分批进入云南与中印半岛地区。唐代，泰族在云南建立了一个所谓当时东南亚地区十分强盛的国家——南诏国。13世纪中叶，忽必烈平定大理国，泰族被迫大批南下，终于在泰国北部建立了素可泰王国。

上述错误说法后来被泰国学术界全盘接受，几十年来正式载入泰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对一代又一代的泰人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初期，以銮披汶为首的泰国政府，大力宣扬“大泰唯国主义”（大泰族主义），并以“守则的形式发布了全民必须遵守的‘唯国守则12份’命令”，竭力怂恿泰国去“统一”所谓邻国中的“一切泰人”。由于全力推行“大泰唯国主义”成为当时泰国政府的国策，于是“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在泰国国内就得到从未有过的鼓噪与喧嚣。

1939年5月25日，狂热鼓吹“大泰唯国主义”的泰国艺术厅厅长銮威集瓦他干发表广播演说，声称泰族“在广东约有70万，广西约有800万，贵州约有400万，云南约有600万，四川约有50万，海南约有30万，越南的东京、老挝约有200万，缅甸约有200万”。当时泰国总理銮披汶说：“居留中国的泰族，与汉族比较疏远，甚至有一部分划定区域，不受任何方面统治。”銮威集瓦他干说：“滇、黔、桂、粤至越、缅各地的泰族，闻暹罗亦有泰族而喜，故须唤起泰族，团结合作，领导泰族，进于繁荣。”

在泰国政府的鼓励下，一批宣扬“大泰唯国主义”的历史剧和歌曲应运而生。如《黄金血》、《盛威公主与南诏》、《泰国的故土》，等等。1939年6月，泰国唯一的一座广播电台开始播放历史歌曲，向人民灌输所谓的爱国思想，当时广为流行的一首歌曲的歌词是这样写的：

我们的民族称为泰族，

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我们的故土在亚洲的中部。

当中国人向南发动侵略，

掠夺泰族的家园；

中国人驱赶泰族犹如烈火蔓延，

泰族的故土遭沦陷。

故土沦丧向南迁，

建立南诏幅员广；

中国人尾追至南诏，

历时不久南诏亡。

泰族无法再生存，

分离溃散至各方：

东北泰人迁徙湄公河，

大泰逃往萨尔温，

小泰继续往南迁，

生息繁衍在荣、难、宾、汪、昭披耶五河流域，

建成中部的泰族家园。

这样一来，通过“宣传机器、文艺演出、各种著作等途径的宣传”，所谓“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就深深地印入泰国人民的脑海之中……

中泰关系若干问题研究小组成立以后，首先是翻译与编印了12期《情况反映》。这些资料比较系统地简要介绍了西方学者、情报人员、牧师、外交官和泰国历史学家有关泰族的起源、泰族的迁徙、诸葛亮出兵云南“即为汉族南征泰地”以及南诏大理国是泰族建立的国家等有关错误说法，供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参考。

其次，经过反复讨论与研究完成了一份题为《关于泰国古代史和中泰关系若干问题》的编写提纲，在此基础上，提出完成十二个专题，其名称如下：

（一）所谓泰族受汉族压迫自黄河流域南迁中印半岛一说的由来和发展；

（二）关于古代中国南方的民族分布和中印半岛的民族分布；

（三）所谓战国、秦汉期间存在于中国川陕地区的泰族国家“巴国”、“龙国”和“僚国”的问题；

（四）中国古代“哀牢夷”的历史绝不是泰国史的一部分；

（五）秦汉时期的滇国是泰族建立的国家吗？

（六）诸葛亮出兵云南是否“即为汉族南征泰地”？

（七）南诏不是泰族建立的国家；

- （八）大理国也不是泰族建立的国家；
- （九）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
- （十）关于国家、民族、种族、语言系属的问题；
- （十一）我国云南地区历代行政建制和疆域沿革；
- （十二）几个具体问题。

1976年3月，我们印发了《几个具体问题》（宁超执笔）、《我国从前称泰国为暹罗的由来》（邹启宇执笔）两文，前文包括三个部分：（1）“昆明”一词的由来以及昆明城的建立；（2）“大理”一词的由来以及大理城的建立；（3）所谓“宋挥玉斧”；后文则是根据中联部亚洲一组的意见编写的。

这两篇文章发出后，很快就收到了反映。外交部亚洲司3月23日来信说：“你所寄来的有关泰国历史与农村情况的文章与资料均收悉，感谢你对我司工作的大力支持。”来信要求将《几个具体问题》再给他们寄一些去。

收到《几个具体问题》等两文后，3月24日中联部办公室来函表示感谢，并要求再给该部亚洲一组与图书资料室各寄三份。

中山大学历史系东南亚研究室正、副主任刘迪辉、刘玉遵5月27日来信说：“寄下的几份稿子，我们都拜读过了。从选题到文风都很受教益，特别是古史研究如何为现实斗争服务问题，你们摸到了很好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

厦门大学陈碧笙教授和潘懋元教授寄来了一封十几页的长信，对两篇文章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并说：“就这两篇文章而言，文献材料丰富，论证也甚细心，足见花了不少功夫，值得我们学习。”

从1976年11月起，研究小组又陆续印发了以下几篇论文：